

方塊漢字豈能被代替

楊繼良



那是在「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佔領了上海租界的年月。一天，我祖父被召去那時的「太上皇」日本憲兵司令部。一家人不知是什麼事，惶惶不安地等着他回來。祖父回家，神色平和，知道沒事，大家急着要聽他的「故事」。原來，有一位老太太寄一封信給我的祖母，那是用一些英文字母拼寫的，郵檢員無法「破譯」，以為是傳遞什麼密報。於是，找我祖父去「交代」。

家裏大家都知道，祖母不時會收到同鄉親戚（都是同一輩的婦女）用拼音（她們稱之為「羅馬字」）寫成的信件。那是外國傳教士的一大發明，為婦女信衆掃除文盲用的。用拼音，避免了方塊字難認的缺點。在沒有普及普通話的條件下，也只能用當地的方言來拼寫了。祖母與閩密們用「羅馬字」寫信，讀出來的只能是寧波話。祖父通過翻譯向日本人也用寧波話連讀三遍，找不出破綻，日本人只得讓他帶了那封信回家了。

這種「羅馬文字」由來已久。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一六〇五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四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祖母與閩密之間通信用的那種「羅馬字」屬於這一類。

「台獨」分子強調自己有獨立的語言，而且有文字，證明自己不是漢族，儼然一國也。我們居住的阿拉斯加州有一個華人聯誼會，多年前駐三藩市中國副總領事來訪，華聯會會長顏五林找我們幾個招待他在一家中餐館吃飯。那家餐館的老闆有「台獨」傾向，湊上來說：「李登輝「總統」前不久用台語發表了演說。」顏君搶白說：「台語，那不就是閩南話嗎？」遂使那位老闆語塞。

有人說台語也有文字，其實那也只是拼音文字的一種，類似祖母

與當年閩密之間用的「羅馬字」而已。據「百度百科」：「『台灣字』是台灣學者陳松溪所創，是純拼音文字，用於拼寫閩南語，陳松溪創造台灣字時，發覺這種音標文字也可以用在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方塊的漢字，辨識、書寫都困難，但拼音文字顯然不能代替方塊漢字，只能作為輔助文字的工具。用拼音文字作為通信工具，已有幾百年歷史，不是陳君的新發現。除了少數當地土著外，當年都是從閩南渡海來到台灣的華人移民，因而台語只是閩南話，是理所當然的。陳君「發明」不過是步四百年前利瑪竇的後塵而已，沒有越出一百年前我祖母閩密帶給日本人麻煩的「羅馬字」的範圍。

「羅馬字」式的拼音文字，只能在方言完全相同的地區間應用。浙江交通比較便捷，但寧波話和鄰近的紹興話發音不同，寧波、紹興話和省會杭州話的發音都很不相同。因此儘管這三個地方的教會都向信衆傳授了「羅馬字」，這三個地方的信衆之間，也還是不能藉「羅馬字」通信交流的。浙江省還有一個濱海傍山的溫州，以前因為交通閉塞，他們的方言，一般的浙江人連猜也猜不懂，大家都把它當作一種外語看待。

秦始皇消滅六國，這六國各有自己的方言（或若干種方言），不「同文」就無從交流，何來「一統天下」？

國內有一段時期努力推行「中文拉丁化」，因為方塊字書寫困難，希望藉拉丁化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而且還存在著拉丁化能使書寫、印刷十分方便期望。林語堂晚年，努力發明一種類似英文打字機的漢字打字機，終歸失敗。現在漢字的書寫、印刷，不再成為問題。在國內，小學生啓蒙時也學拼音，那只是一種輔助工具。有了不建立在發音基礎上的文字，才使上下數千年、東西南北近一千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得以溝通、交流。用「羅馬字」的拼音功能，要使方言不完全相同的地區能夠充分交流，那是做不到的。二千多年前秦皇藉「書同文」政策，才奠定了統一的基礎，真睿智也，了不起！



初到法國，我便幾乎嘗遍了巴黎所有甜品界的「傳說」，出品自各家著名甜品店的馬卡龍、梳乎厘、勃朗峰栗子蛋糕、閃電泡芙、慕斯蛋糕、焦糖布甸、拿破侖蛋糕和瑪德琳蛋糕，這一個經歷，跟去名店買一個經典皮包的體驗是相似的，是一個尋找和達到期望值的過程。

然而，有另一種體驗，叫做「驚喜」，來自我家附近閒逛偶遇的一家甜品店。

我正被一家精心布置的鮮花植物店所吸引著，店門口掛著吊蘭一類的植物和漂亮的紫藤。透過綠色的樹葉，我隱約看到了一大片紅紅黃黃的東西。繞過植物牆，噢，這是一家甜品店櫥窗裏的各式蛋糕。就這樣不經意地，我發現了它，一間隱於市的甜品店。

甜品店的規模，哦不，都談不上規模，因為它僅僅是一間只有一排櫥窗的小店。那一排

隱藏於世的巴黎甜品店

小雪

櫥窗，便是所有的甜點了。甜點整整齊齊的擺放著，每行放一個樣式，多則有十來個，少則七、八個，一共有大約十幾二十行。大部分的時候，並不是每一行都有甜品，因為總會有那麼幾個品種因為供不應求而缺貨。如果是關門前兩三個小時去，櫥窗裏基本上所剩的品種就只有五、六種了。

接近二十種甜品中，有經典的法式甜點，如最開始說的馬卡龍、閃電泡芙、慕斯蛋糕等等，而最精彩的是大約十種他家自己創新製作的新式甜點，我最喜愛的是Le Paradis Latin，那是用淡忌廉做的夾心慕斯，外面撒了一層用白朱古力做的脆皮，一口咬下去彷彿是吃脆皮雪糕一般。還有一種叫Le Mango Mac，這是一種芒果味的蛋糕塔，裏面是新鮮芒果，外面是椰汁和椰子末做的忌廉，口感既不會太酸也不會甜得膩味，剛剛好。

櫥窗的盡頭，便是透明玻璃隔開的廚房，他們的所有甜點都是從這裏的甜品師傅手中現

做出來的，而顧客們買到的甜點幾乎是一小時內做好的，因為它們實在是太受歡迎，總是一出爐很快便售清了。和廚房裏白色袍子白色廚師帽相對應的，是在櫥窗前忙碌的甜品推薦師，他們男士是西裝革履打領帶戴領結，女士也都是深色職業裙裝。他們認真地給顧客講解著每一種甜品的味道、材料和創意，如同講解一件藝術品。

自從第一次偶遇到這家甜品店，我總會忍不住每周都要去買上幾份喜愛的甜點。每次有朋友來巴黎旅行，我也會帶上幾個去，還要告訴他們，這是我心目中巴黎最好的甜品店。

直到一年以後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法國學廚出身的朋友告訴我，原來這家甜品店的師傅早就是法國鼎鼎有名的甜品師。所以，我偶遇的這家甜品店，其實是「大師隱藏於世」。不過這位朋友很高興地說：「你學會了法國人的生活方式，不跟隨品牌和名氣，只跟隨自己的口味和感受。」

蒙卡奇筆下的「鋼琴之王」

王加



生於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於一八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病逝的匈牙利作曲家、音樂教育家、鋼琴演奏大師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在其七十五年的生命中親歷了西方繪畫從崇尚古典相對理性的新古典主義時期，提倡個性與感性、現實與虛幻相結合的浪漫主義時期，以及描繪眼前真實的寫實主義時期。「鋼琴之王」所生活的年代，不僅身處於繪畫風格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時代，而且體驗著科技發展對肖像畫這門藝術帶來的劇變。

從素描、油畫到石版畫，直至攝影技術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在李斯特身邊的一切是他的前輩音樂家們從未有機會體驗過的，甚至同輩都鮮有如此經歷，而他也因此受益：在存世的海量李斯特肖像中，囊括了各個時期，不同繪畫風格的作品。通過每位畫家迥異的表現方式為我們留下了各個情境之下的「鋼琴之王」。幾乎沒有一位音樂家有著比李斯特更豐富多樣的肖像，而很多與他同時代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也因為與他相識而入了畫，成為了李斯特肖像畫流傳的受益人。身為西方古典音樂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超級明星，有太多的藝術家爭相為之造像。而他遍布全歐的巡演足跡與應運而生的「李斯特狂」，也為他大量的石版畫肖像傳播創造了絕佳的條件。毫不誇張地說，李斯特輝煌的演奏生涯與德高望重的藝術地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推動並促進了十九世紀肖像畫的發展。那些現存各年齡階段的李斯特肖像畫，也有助於今日的藝術史界去深入研究李斯特在不同時期的外貌特徵變化，以及豐富的人生閱歷對其外在氣質改變的具體表現。

然而，由於照相技術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出現和日趨普及，肖像畫這門經久不衰的藝術受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與此同時，隨著同期浪漫主義畫風逐漸淡出歷史舞台，以庫爾貝（Gustave Courbet）引領的寫實主義畫風已經開始萌芽並走上前台。上述無法規避的歷史發展趨勢對李斯特肖像畫的具體影響可表現為：一、從李斯特步入中年到最終去世這段時間，在攝影日益普遍的社會條件下，大量的黑白照片取代了青壯年時期的石版畫和油畫，因此，現存的李斯特暮年肖像便顯得尤為珍貴；二、在他後半生為數不多的肖像畫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作品是出自同為匈牙利人，並深受庫爾貝提倡的寫實主義所感染，如今被譽為「匈牙利民族最偉大畫家」的米哈伊·蒙卡奇（Mihály Munkácsy）。一八八二年，近四十歲的蒙卡奇業已功成名就。為了向他給整個匈牙利民族帶來的榮耀致敬，時年七十一歲高齡的李斯特專門為他譜寫了一首作品《匈牙利狂想曲第十六號》。李斯特這首曲子的主旋律引用了一段匈牙利民歌，也是蒙卡奇最喜愛的旋律，在布達佩斯的一個節日上進行首演。這段被匈牙利民族津津樂道並視為驕傲的「最偉大畫家」與「鋼琴之王」的忘年交自此拉開序幕。

當一八六七年蒙卡奇前往巴黎觀看世博會之時，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和庫爾貝的作品給了他巨大的觸動。雖然他那時並不了解庫爾貝的「寫實主義宣言」，但坎珂的少年時代使得描繪眼前所見的真實成為了他畢生的藝術追求。除了創作出改變他命運的寫實主義經典《死囚的最後一日》之外，在其為數不多的肖像畫中，蒙卡奇延續著他與庫爾貝所遵循的寫實主義風格。比如，

庫爾貝一八五〇年為白遼士（Hector Berlioz，又譯：柏遼茲）所繪製的肖像便與蒙卡奇創作的《一八八六年李斯特肖像》和他的自畫像在風格和意境上頗為相似。

米哈伊·蒙卡奇的常設紀念展廳就坐落在位於布達山頂的匈牙利國家美術館二層，而他於一八八六年為七十五歲的李斯特繪製的半身肖像也長期懸掛在此。為紀念「鋼琴之王」弗朗茨·李斯特逝世一百三十周年，北京畫院在今年七月至八月將這幅「國寶級」肖像借到北京展覽四周，很多國內藝術愛好者也因此得以足不出國門便能近距離欣賞蒙卡奇筆下的李斯特。在摒棄了新古典主義肖像畫中所擅用的英雄主義色彩，浪漫主義肖像畫中略帶詩意的渲染背景氛圍和真實與虛構的融合之後，蒙卡奇創作此肖像畫的微妙之處在於，為了呈現晚年「鋼琴之王」最真實的樣貌，主張寫實主義的他將畫面中所有起粉飾效果的裝飾統統拿掉，卻在凸顯李斯特的性格特點與氣質等細節上下了工夫。除了李斯特晚年標誌性的神父袍服和他那早已花白依舊引領時尚的齊肩長髮，蒙卡奇對



▲蒙卡奇畫作《一八八六年李斯特肖像》作者供圖

湊錢給姐姐醫病

陸琴華



我常年在千里之外的民辦學校任教，中秋假日我一回到家，妻子就說：「三姐住院了，每家出資五千元錢。」

三姐住在鄉下，我到民辦學校任教的第二年吧，三姐到居家不遠的鎮上打工。那個時候，我所在的鎮跟其他地方一樣廠房如星羅棋布到處都是。三姐扁擔長的一字都不認識，在這樣的廠裏只能做最髒最累的活。

記得三姐是在國內一家石粉廠打工，儘管三姐一上班就要按照廠裏的規定戴上防毒面具，也就是口罩，一年以後，三姐還是患上了矽肺病（香港稱：肺塵埃沉着病）。據說三姐的矽肺病還是輕的，也就是每天咳嗽而已，那些重的，從石粉廠離開不久就因喘不過氣來而離開人世。三姐進廠打工正是奮發有為的時候，誰知三姐自從患上了矽肺病，現在連哄孫子都不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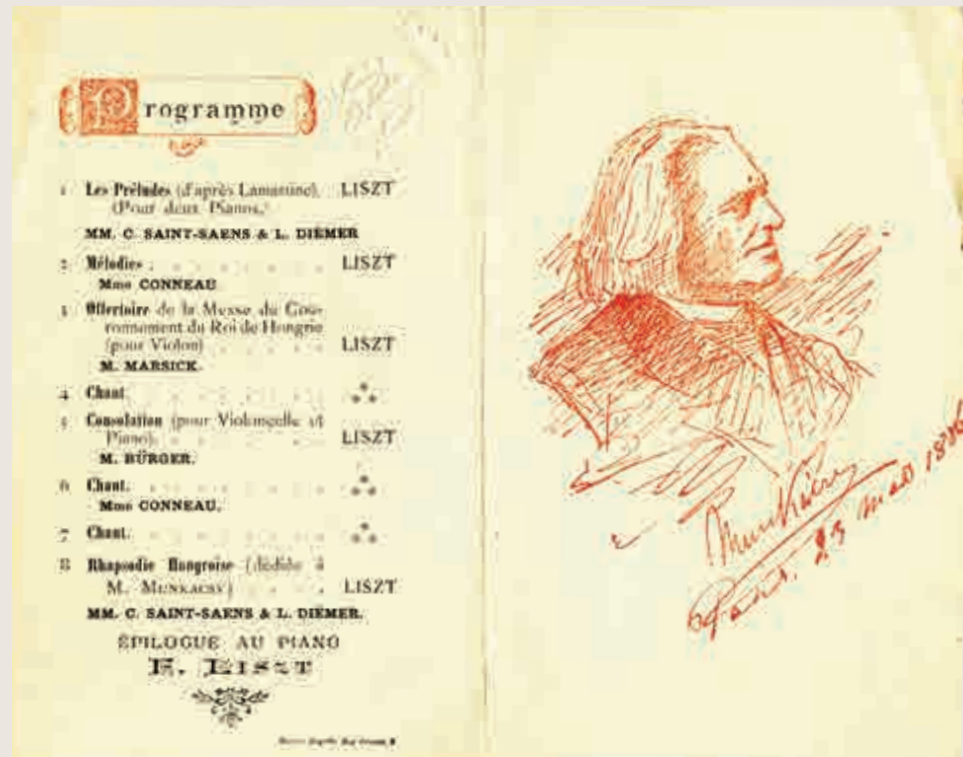
去年暑假，三姐的病嚴重了，只好到縣醫院住院，那時我正好在家，於是匆匆到醫院探望她。瞧三姐當時的精神狀態，還不錯，也就是偶爾咳嗽一下，我心想無關大礙，放下五百塊錢就離開了。也許是過了一周吧，三姐轉到市裏一家專科醫院住下了，這家醫院治療矽肺病很有一套，這個時候的我更加放心了一些。說真的，三姐一家五口人全靠那十幾畝責任田，日子過得不怎麼樣。不知是三姐夫心疼三姐，還是種田不掙錢，後來三姐夫出去打工了，家裏的責任田不種了，一家人跟城裏人一樣過起了什麼東西都要買的生活，這樣，三姐家一遇事就陷入了困境。我總以為為三

姐轉到市裏那家專科醫院能治好她的矽肺病，其實不然，出了院的三姐時間不長又開始咳嗽了，而且好像比以前厲害了不少。我身在外地，聽不得家裏一點兒不好的消息，中秋回到家裏的我一聽妻子說三姐又住院了，不由得心急火燎，跟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團團轉，可又不知如何是好。

我兄弟八個，二弟十年前就因病去世，那個時候在南方的我曾跑到沒人的地方嚎啕大哭好長時間，過後我就把失去二弟的悲傷深深埋藏在心裏，現在三姐要是再有個三長兩短，不要說父母受不了，就是我這手足也是難以忍受啊。在一斤牛肉五、六十塊錢的今天，五千元錢不多，只是個小數目，我一點兒不打折扣，順順當當拿出五千元錢為三姐看病。

或許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吧，小弟一家四口在浙江寧波打工，小弟是當地部隊的花子，也就是負責部隊花草的管理工作。小弟打工之餘，還要像專業拾荒者一樣開著三輪車到處在寧波的旅遊景點或者名勝古蹟揀礦泉水瓶賣，生活很不容易。從妻子口裏得知，一開始小弟心疼那五千元錢，可是時間不長就同意了。姐弟幾個湊的錢都先放在妻子手裏，妻子說：「小弟的五千元錢還都新的呢。」據說小弟拾荒家中攢了不少零錢，把零錢送給三姐看病小弟總覺得不方便，心一橫，把家裏所有的零錢拿到銀行換成了整錢。

我在國內的民辦學校任教有社保和醫保，十幾年過去了，我的醫保卡還沒動過一分錢。給三姐送去看病錢的時候，我又把我的醫保卡給了三姐夫，三姐住院或者以後出院，需要的時候就可以用我的醫保卡刷卡買藥。



▲一八八六年的巴黎音樂沙龍請柬上有蒙卡奇為李斯特所畫的素描

作者供圖

時年七十五歲的「鋼琴之王」臉部進行了高光處理，突出了他那神色威嚴卻又透出一絲安詳與和藹的神情。由於暮年的李斯特在左側臉頰和額頭印堂處均長了很明顯的痣，因此無論在他晚年的肖像畫和照片中他都會選擇以右側臉頰示人，蒙卡奇的這幅肖像亦是如此：不僅用他高聳的鼻樑巧妙地遮擋了左側臉部的痣，還利用面部高光美化掉了額中的另一顆，不得不令人讚嘆他那細緻入微的「人工美圖」處理。他那英氣逼人早已褪去的面頰上，寫滿了歷經榮耀、浮華過後的處之泰然。而對於他那令萬人敬仰的職業，蒙卡奇用另一束光「點亮」了鋼琴，也寓意著「鋼琴之王」一切的魔幻與神奇都來自這雙修長的雙手。大師筆下的大師，傳神之餘，更多傳遞出一份難能可貴的敬意和尊重。蒙卡奇肯定無法預料，在他為李斯特造像的數月之後「鋼琴之王」便與世長辭，這幅油畫也因此成為了李斯特最後一幅油畫肖像。鑒於這二人對匈牙利民族音樂與繪畫的重要性，此幅畫像憑藉藝術與歷史的雙重意義成為了匈牙利國家美術館名副其實的「鎮館之寶」。

「鋼琴之王」李斯特於一八八六年病逝於德國拜羅伊特，而在他去世前幾個月的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他還曾在法國巴黎的音樂沙龍中為蒙卡奇演奏。在沙龍請柬的節目單上，當天的第八首曲目便是李斯特為蒙卡奇創作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十六號》。為了回饋對「鋼琴之王」的敬意，蒙卡奇特意在沙龍的請柬上為他畫了一幅素描，這也是被匈牙利博物館界官方證實的李斯特臨終前最後一張肖像畫。區區數筆，李斯特那棱角鮮明的側臉躍然紙上，雖面部鬆弛並有些發福，但蒙卡奇通過勾勒他深邃的眼窩和鮮明的輪廓，使得這幅李斯特晚年肖像並未展現出他照片中的老態和歲月的痕跡，卻依稀描繪出曾經屬於「鋼琴之王」的氣場和威嚴。在李斯特生命的最後一年，蒙卡奇竟然先後為他留下了寶貴的油畫和素描肖像，不得不令人感嘆二人的緣分。「鋼琴之王」生前最後一幅肖像畫已毫無爭議地出自「匈牙利最偉大畫家」之手，匈牙利歷史上繪畫與音樂兩位最傑出藝術家的那份包含敬畏之心的惺惺相惜，確實足夠令匈牙利民族引以為傲。